

只因近黄昏

文 | 王艺瑾

纵使我能以左手织就仲夏绿篱成墙的花蕊芬芳，也无计右手销抹那天黄昏你失约的惆怅。是夜，昙花未见，海水沾湿竹篱，极光染绿天边。而你来至我的小园，我的黄昏浸透夜，小园是进退两难晨昏线。

夜半三更盼天明，寒冬腊月盼春风。我不盼天明，不待春风，只渴望在余晖将尽未尽之时，刺破山峦重叠的屏障，撕裂昼夜的无常，将你永远留在我的黄昏，让你听我手植数年冬青树的曳姿，赏我的百合花为你绽放的舞蹈；带你在七彩的瑶池洗涤乱世沾染的风尘，在藤蔓织成的秋千上，瞪着你不敢直视的太阳。

我已经想好，要怎样接待你。

我打定主意请你品尝我最好的宝贝。你来的第一天，我要送你我清水河里最肥嫩的河蚌肉，用大大的锡纸盘包起来，亲自生起火为你翻烤。我要编上最稳最牢的麻花辫，插上你挑的任意一朵小花，围上干净整洁的粉格围裙，在后腰系上一个和向日葵一样的漂亮蝴蝶结。我在黄昏氤氲的水光中一心一意地为你制肴。要知道我做饭的样子是那么好看，红云千里，伏羲不吝她的每一寸光彩，将最金黄灿烂的一束射进我为你抓来的水淋淋的河蚌里。我要打开荷叶包裹的盐巴，均匀地飞撒在河蚌贝肉上。我将起舞，知晓太阳为我勾勒的那层金边有多么迷人。盐巴随我的舞动奔向蚌肉，若柳絮因风起。而我以舞增其色，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聚清光。我的黄昏依旧是黄昏，你不晓得孤寂的乐曲危险又醉人。

你无须害怕黑夜的到来，但我的黄昏里也没有白天。

只有在暗流涌动的天地精光间，在不言昼夜的黄昏流淌里，我们才能不念过往将来放胆歌唱，你说对吗？

啊，我忘了初来的你不曾适应没有夜晚的休息，那么，没关系呀，来我以夜明珠建起的小屋里吧，怕黑的你也能在我的身旁以黑夜的笼罩沉睡。我只能用手指勾画你的轮廓，在你酣睡的床边听每一个黄昏之外的花的破苞声。我将坐在你的床头，给你读每一朵花的故事。那些故事我早已耳熟能详，于是，在每一个因我而存的夜里，我都会静谧地闭眼微笑。只要你来就好了，我可以离开我的黄昏，幻化成你困倦时要寻求黑暗环境的夜。

渐渐地，你开始疑惑，为何我的黄昏花园不似初来那般温柔，多出的璀璨天日令你好奇有加。你也不再需要我“夜里”的陪伴，因为戴水仙眼罩带来的黑暗还有用些。你抱着我摘的鲜花，赞叹佳人柔荑似潺潺流水，在你所拥有

的花束里施以柔光灿灿的温存与明亮。昙花很久没开过了。那些只在夜晚盛放的，已很长很长时间没和我说过话。它说，夜明珠不再熠熠生辉。

或许，我的黄昏不再需要这群可爱的昙花伙伴了。

只不过黄昏依旧是黄昏，我仍然会在失而复得的徘徊中黯然神伤。我总是为你垂下的嘴角慌了心神，也在对生命漫漫的祷告中问何时有不怏的心。真奇怪，我一路高歌猛进，越野万疆，睥睨四方，却始终挣脱不了黄昏之境的笼罩。

生命缓放于黄香，流连婉转，留不住栖息之蝉。你要春风拂槛露华浓的春花，要夜雨寄北的阴雨绵绵，要花冠不整下堂来的俏皮灵动，要淡扫蛾眉朝至尊的花容月貌与宠辱不惊。你说，我不纯粹，我是杂糅的句式，只在老艺术家的篇章里千古流芳。

你带着一颗夜明珠离开，无奈道哪怕只能斜拔天钗灯影畔也无妨。你说，等到我黄昏的能见度更胜一筹时，你就要再来拜访。后来你在来信中说，那颗夜明珠竟再没有住在这儿时璀璨。你从我的黄昏中退场，带着承载过去的行囊走进别人的未来。我问你，什么是能见度。你却已经渐行渐远，向我愈暗的黄昏微笑着挥手告别。从此山河沉寂，日落也失去了声息。

我一如既往打扫庭院，火烧般灼红的云彩愈来愈浓，似我刚熬好的蟹肉花粥，稠稠浓浓一锅怎么也搅不开。

我无法让你随着时光成为永远不去的过去，更无法让我们在胜过白昼的黄昏里的淡如清风的欢喜，将成为年少时不可言说的秘密。

再度望向你悄声带走夜明珠时踩过的曲曲幽径尽头。什么是能见度？我无心回答，是你飞向远方时，我的目光所及之处。

那天，你眉眼弯弯地微笑过后一次也没有回首，颌首阔步向前，我站在阳台上，变成一个小黑点。无尽黄昏朝我涌来，好似它们从未存在。我默念着你的名字，直到再也无法看见你是否有过回头张望。

当黄昏的青苔淹没我们的名字，那些走远的人们，能否在未来的某一刻相见？

我急切渴望揭晓答案。昨天，我久久凝视着大开三百天的花门，小园里的昙花已持续二百九十天，静静为我开放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302 班学生)

那是我唯一一次惧怕乡间的夜。

本是好天气的，空山新雨后，我与母亲、小姨一家踏着泥泞的路去赴一场亲情的宴会。宴上的一个男人至今让我印象深刻——人的两面性为何如此让人痛心呢？

吃饭总是避免不了交谈，交谈总是避免不了要笑，那个男人——母亲的表叔公，通常是笑得最爽朗的。他善言，有时不仅逗得大人笑，连我们这样的小孩也笑，母亲问他，表叔娘怎么不来。我不由得发现，那个男人的笑突然间收敛了，目光向下，低低地答了句：“喊了，她睡觉，不来。”母亲又说：“也应该叫她吃饭了再睡嘛。”那个男人仍没有抬起头来，只是夹了口菜，吃了口饭，佯怒着笑说道：“等下你们自己去叫她嘛。”饭后我们真的就去了。

开车从这座小山一直往下，水泥路只通到他们家，再下去就是林子了。那个男人家好气派的，从外面看像是典型的别墅。那时太阳还没完全落山，还留着夕阳的余晖。而这光反而衬得这房子更漂亮了。母亲和小姨去敲门，没人应。等了会，仍是没人开，母亲又再次敲门，竟开了。农村的门向来是不落锁的。我们自笑骂着傻，便进去了。

客厅没亮灯。只有正中间的八仙台隐约亮着暗红的烛光。我感到一股寒气自上而下穿过我全身。母亲和小姨边叫着人，边摸索着开灯。找着灯开了，仍旧没人应答。姨父走进来，踱了两圈，又出去了。母亲忽然听到某处传

来细微的应答，便找了过去，同时还嘱咐我不要跟来。我留在客厅里，除了暗红的八仙台，只剩陈年积灰的小木凳。我又出到门口，天竟变了个色，是很深的蓝，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末日般的蓝。只剩姨父手中的烟的点点火光，是那片世界唯一的色彩了。门外漆黑的世界叫我害怕，可屋里的世界也同样让我害怕。我听见母亲她们的交谈声，只能找那里去了。

八仙台旁有个门，里面是厨房，正中间留有火炕，炕上是起了蛛网的黑色锅架。苦妇的房间在那火炕的右边，我寻了过去，倚在门口。母亲问她，吃过饭了吗？怎么不去吃饭？她许是有些迷糊，从床上爬起来说，要招待我们吃饭。母亲说我吃过了，又问她吃过了没有，她开始说没有吃，后来却又说吃过了。小姨见她床上的药瓶，问她是哪里痛，去治了吗，她答，去县医院看过了，是结石，乱开了些药来吃。小姨拿起药来看，告诫她不要老吃药。我也拿起那药来看，像“三无”产品。她突然发现了

我，问我是谁。母亲向她介绍了我，我问了她的好。她好像清醒了，从床上坐起来，说要做饭给我们吃，母亲劝住了她，问道：“表叔公怎么没叫你去吃饭？”她开始说她不懂这件事，又说叫过了，她睡觉，没去。我看清了她的脸，脸色蜡黄，眼下是一片乌青。她的肚子因病痛而凸起，活像一个“囧”字。

她终于清醒了，那个男人好像是苦妇身上的一个开关。她开始流泪，诉说着这几年病痛的折磨、生活上的困苦，以及那个男人的拳打脚踢。忽然她像是抓住救命的稻草抓住了母亲的手。问我们今晚回不回县城，什么时候回。小姨说等下就回了。听到答复后，苦妇的眼睛开始有了除泪光以外的光彩。她问是否能与我们同去，她说她想去县城看病。得到答复后，苦妇赶忙整理下床收拾了东西。出门时，母亲问，那表叔公那边怎么说呢。苦妇身子明显摇了起来，她说就不跟他说了罢，要赶紧在他没到家时走就好了。

在我们上车准备出发后，那男人回来了。他也许是看见苦妇上了车，遥遥地叫着苦妇的名字。母亲和我与苦妇坐在后面，苦妇坐在中间，母亲叮嘱我不要开窗。小姨在副驾驶摇下车窗同那男人说话，说邀苦妇去县城玩几天。从开窗时我便感到一股明显寒意，那男人同小姨说着话，眼神却总向车窗外。姨父最后也帮着说话，那个男人终于罢休。我们也都喘了口气。

天已完全黑了。窗外摇曳的树影，让我心躁不安。“咚咚，咚咚……”我的心脏快速地跳着。那是我第一次惧怕乡间的夜。

苦妇从遇见那个男人时便没再说话……

苦妇只哭了一整路……

(作者为天峨县高级中学学生)



遇见苦妇

文 | 周清敏

来细微的应答，便找了过去，同时还嘱咐我不要跟来。我留在客厅里，除了暗红的八仙台，只剩陈年积灰的小木凳。我又出到门口，天竟变了个色，是很深的蓝，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末日般的蓝。只剩姨父手中的烟的点点火光，是那片世界唯一的色彩了。门外漆黑的世界叫我害怕，可屋里的世界也同样让我害怕。我听见母亲她们的交谈声，只能找那里去了。

八仙台旁有个门，里面是厨房，正中间留有火炕，炕上是起了蛛网的黑色锅架。苦妇的房间在那火炕的右边，我寻了过去，倚在门口。母亲问她，吃过饭了吗？怎么不去吃饭？她许是有些迷糊，从床上爬起来说，要招待我们吃饭。母亲说我吃过了，又问她吃过了没有，她开始说没有吃，后来却又说吃过了。小姨见她床上的药瓶，问她是哪里痛，去治了吗，她答，去县医院看过了，是结石，乱开了些药来吃。小姨拿起药来看，告诫她不要老吃药。我也拿起那药来看，像“三无”产品。她突然发现了我，问我是谁。母亲向她介绍了我，我问了她的好。她好像清醒了，从床上坐起来，说要做饭给我们吃，母亲劝住了她，问道：“表叔公怎么没叫你去吃饭？”她开始说她不懂这件事，又说叫过了，她睡觉，没去。我看清了她的脸，脸色蜡黄，眼下是一片乌青。她的肚子因病痛而凸起，活像一个“囧”字。

她终于清醒了，那个男人好像是苦妇身上的一个开关。她开始流泪，诉说着这几年病痛的折磨、生活上的困

落在岁月角落里的碎片

文 | 班瓊

一个温暖的午后，朋友们兴高采烈地围着几件新衣服讨论着什么。

忽地，其中一个朋友将一条做工精美的白裙子放在我身前比划着，上下打量后笑着对我说：“你肯定适合穿这条白裙子。”一瞬间，映入眼帘的一片洁白刺痛了我的眼睛，我的内心涌上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，随即我面露苦色地摆摆手说：“我不喜欢白裙子。”待她们追问其原因，我只是笑着摇摇头，说：“我被伤了。”

读小学时，我经常像一个男孩子一般满操场跑，任由毒辣的阳光把自己全身晒得黑乎乎的，同班的女生早已穿上与她们白净的皮肤相映衬的漂亮裙子，特别是其中的一条镶嵌着珍珠的白裙子，穿在身上是那么的耀眼，让我心生艳羡。于是每天母亲接我放学的路上，看着服装店门前一条比一条还要精致的裙子一闪而过，我内心的欲望也越发强烈。但是对一个星期的零花钱不到十块的我来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即使到了父母面前，望着他们忙碌的样子，想说话却卡在喉咙里，最后无奈地咽回去。

脑海中对一条白裙子的渴望愈发浓厚，而一次偶然在外婆家玩耍

时，意外发现了外婆藏在床垫下的几张红色大钞，那一刻，时间仿佛为我而静止了，我的眼睛只能看见这耀眼鲜艳的红色。那条梦想已久的白裙子渐渐地浮现在我的脑海，于是，我衣服口袋里多了几张百元红色钞票。不知为何，那一天我的脚步格外沉重。回到家后心情忐忑地来到房间，偷偷将书包里那条用红色钞票换来的白裙子拿出来，在镜子面前比划着，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

但很快，几天后的晚上，像是有预感般总觉得会发生什么大事。只见父亲面色沉重地唤我出来，一坐下来父亲便开门见山地问我是不是偷了外婆的东西，我的目光紧盯地板，始终一言不发。父亲见良久之后没有回应便加重了语气，可我却听出他语气里的疲惫。最后我还是五一十地向父亲坦白，而后鼓起一股勇气抬起头，看到的却是这个男人青色的胡茬、青黑的眼袋与鬓间的白发，那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模样。作为家中唯一的顶梁柱，他为我们展现出的永远是坚强无言的一面，这让我的内心造成了不小的冲击。随后他缓慢地站起身，领着我走出家门，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去往

外婆家的路，看着父亲快步地走在前面，我却感觉到如此的陌生：许是常年挑担子的缘故，他两边的肩膀明显高低不同，右腿似乎留下了什么伤病，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。最显眼的是他不知何时生了一头白发，在昏暗的路灯下是那么的落寞。

我随父亲来到了外婆面前，还未等外婆发话，父亲先厉声命令我跪下来，这位老人听完一边扶住正要跪下来的我，一边急忙摆摆手，一连说了好几个“没事，孩子，知道错了就好”。而我却用余光去瞥一旁沉默的父亲，却惊奇地发现，几颗豆大的泪珠正悄然从这个男人沧桑的脸上滑过。此刻，它们并没有落到地上，而是重重地砸进我幼小而柔软的内心，激起了万丈海啸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发誓不再穿白裙子。

而那条沉重的白裙子则被我剪成了碎片，遗忘在了岁月的角落里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307 班学生)